



舊時棗陽縣城 街上的小販

姜道章



前言

1930年代和1940年代初期，棗陽縣城還是棗陽最大的城鎮，除了是縣政府所在地，是棗陽縣的行政中心，也是一個大集市，店舖每天都開門做生意，換言之，就是每天有市。主要有商店的街道在城外有順城灣、東關、南關及北關四個關廂，城內主要有商店的街道有大北街、大南街、書院街、東街及小北街，其他街道商店很少或者完全沒有商店。比較多的商店有雜貨舖、糧行、花行（賣棉花）、京貨舖、山貨行；當然也有飯舖、煤油果的、肉案子（殺豬賣肉）、豆腐舖、糕餅店、茶館、鐵匠舖、葯舖（賣中葯）、紙紮店（製作靈屋等）、石印館、染坊、油坊、澡堂、旅社客棧等；還有固定路邊擺攤的，賣日常小吃的，像是賣花生和涼粉，也有賣香烟的。另外就是沿街叫賣的各種小販，本文根據作者個人記憶略述非固定沿街叫賣的小販。

賣油果、麻花、煤麻豆、糖陀螺的

大清早街上有賣油果的，油條過去棗陽叫做油果，現在叫做油條，賣油果的多是十來歲的男孩，油果放在一個竹籃子裏，用一隻手挽着，沿街一邊走一邊吆喝，通常這樣吆喝：「剛出鍋的熱油果啊！」那時有些鄉人早餐吃油果喝滾水，叫做過早，當時算是一種享受，不是人人吃得起的。賣麻花、煤麻豆和糖陀螺的，也是用一隻手挽着放三者的竹籃子，沿街一邊走一邊吆喝，通常這樣吆喝：「麻花、煤麻豆、糖陀螺啊！」油果、麻花、煤麻豆、糖陀螺都是一種油煤的小吃，油果和麻花台灣現在也有，煤麻豆和糖陀螺台灣還沒有見過，煤麻豆是豌豆用麵黏在一起，放入有點像長柄勺子的鐵製圓盤模子放在油鍋中煤；糖陀螺是用糯米粉和糖做成，圓球形狀，所以叫做糖陀螺，也是用香油煤的。

賣蒸饅和賣鍋盔的

賣蒸饅和賣鍋盔的，多是河南人，一般都是大人，蒸饅就是饅頭，那時棗陽叫做蒸饅，圓形，下面是平的，賣蒸饅的是挑挑，用兩個籬筐，蒸饅用布包着放在籬筐裏，保溫，用扁担挑着，多半在前半，上午棗陽話叫做前半，這樣吆喝：「蒸饅啊！」走一段路，停在路邊，將籬筐放在地上，吆喝一聲：「蒸饅啊！」蒸饅大小一樣，是論個賣的；鍋盔類似現在市面上賣的芝麻餅，但比芝麻餅大，不是平的，形狀像個鍋，大約有兩公分厚，一面硬一面軟，硬面是鍋的裏面，上面有芝麻，烤成黃色，鍋盔是論重量賣的，賣鍋盔的不是挑挑，鍋盔放在一個大圓形架子上，用刀割鍋盔，用秤秤，在街上賣，偶爾吆喝一聲：「鍋盔啊！」

賣油茶和賣甜酒釀的

賣油茶的和賣甜酒釀的在傍晚和夜裏，特別是在冬天夜裏，賣油茶的也多是河南人，油茶用一個很大的銅茶壺裝，用一條背帶背着，用像人穿的棉襖一樣包住銅茶壺保溫，茶壺一邊有一個很長的壺嘴，另外一邊是個壺把，用手抓住壺把向上一抬，就可將油茶從壺嘴倒在一個碗裏，偶爾吆喝一聲：「油茶啊！」油茶是鹹的，麵糊狀，很好喝。賣

- 34 甜酒釀的是挑挑的，一邊是煮甜酒釀的鍋爐，一邊是材料、碗及湯匙等，煮甜酒釀還可以加一個雞蛋。冬天夜裏喝油茶和喝甜酒釀，在當時算是一種享受。

賣紅薯和賣芝麻葉的

賣紅薯的和賣芝麻葉的是從附近農村來的，不像其他小販都是男的，這兩類小販有男的，也有女的，一般在後半，下午棗陽話叫做後半，煮熟的紅薯放在一個籬筐裏，用布包住保溫，用一隻手挽着，論重量賣，用秤秤，在街上賣，偶爾吆喝一聲：「紅薯啊！」賣芝麻葉的將煮熟的嫩芝麻葉揉成圓球狀，棗陽盛產芝麻，嫩芝麻葉煮熟了可以吃，而且富含纖維，至少有兩種吃法，用醋、醬油、蒜泥及香油和成佐料，拌芝麻葉吃，是一道很可口的菜，這是一種吃法；另外一種吃法，就是下麵條，棗陽俗語說：「芝麻葉下麵條，稠稠的吃三碗！」可見芝麻葉下麵條是一道很受鄉人喜愛的麵食。

賣油的

賣油的賣的是香油，麻油舊時棗陽叫做香油，將香油裝在罐子裏，挑挑沿街賣，多在後半，一般人們拿個碗向賣油的打油，賣油的用裝一兩油的吊子將油倒在碗裏，一般人家每次只買幾兩或半斤，偶爾吆喝一聲：「賣油啊！」

賣雪花膏的

賣雪花膏的都是天門人，雪花膏裝在一個罐子裏，手提着沿街叫賣，帶天門口音吆喝：「雪花膏！」雪的聲音拉的特別長；雪花膏是一種非油膩性的護膚品，婦女們塗臉，保護皮膚，特別是冬天，避免皮膚皺，白色，類似雪花，所以叫做雪花膏。

算命的

算命的多數是年紀大的男性瞎子，身穿長衫，有時還戴一頂禮帽，一隻手拿一根棍子探路，另外一隻手拿一個小銅鑼，沿街一邊走一邊敲打小銅鑼，為人算命，多半在後半，一般不吆喝。

貨郎子和補鍋的



貨郎子多是外地人，挑挑沿街賣，以出售婦女針線用品為主，貨郎子來了，附近街坊婦女圍起來，選購自己需要的東西，當然也有些人只是看熱鬧。補鍋的也是挑挑沿街為人補鍋補碗盤，舊時一般人家鍋盆碗罐有裂縫或打破了，為了省錢，不會丟掉，請補鍋的補。貨郎子和補鍋的除了縣城，一般輪流到城鄉各處做生意。

剃頭擔子

舊時棗陽沒有理髮店，只有剃頭擔子，剃頭的挑着剃頭擔子沿街為人剃頭，剃頭的都是男性，多數是河南人，有一個單人坐的凳子，供顧客坐，大人剃頭，剃頭的在剃完頭後，還為顧客按摩，剃頭擔子一般不吆喝，那時沒有理髮這個名詞，一般都是剃光頭。

拔牙的

過去棗陽只有中醫和葯舖，沒有西醫醫院，在大東門內東街有衛生所，也很簡陋，更沒有牙醫專門診所，拔牙的在街邊上替人拔牙，不吆喝，前半趕集人多時，在地上放一塊布，上面擺了許多拔下的牙齒，看上去像是拔牙的所拔的，表示自己很有經驗，拔過許多牙，廣告作用，拔牙好像沒有使用麻醉方法，只用一個鐵箝子，直接將牙拔下，其痛可知，請他拔牙的人，都是牙痛受不了才拔牙，拔牙的也都是河南人。

結語

過去棗陽縣城，只不過是天天有集市的小城鎮，縣城居民生活方式跟四鄉鄉鎮差別不大，具有傳統農村社會的特色，所以有這些走街串巷的小販；現在棗陽市是真正的城市了，所以這些走街串巷的小販都沒有了，表示棗陽縣城已從原來一個較大的農村集市轉變為現代城市了。

讀書札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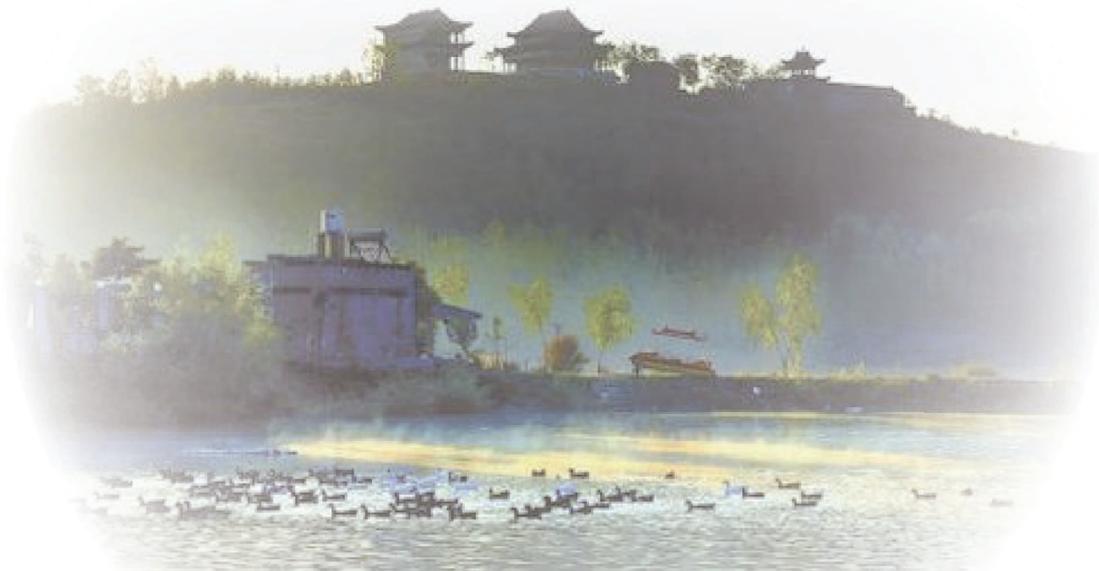
姜道章

一、上唐

我在「棗陽古地名」一文中說：「上唐鄉，《漢書》謂古唐國，我認為應是古唐國的北部，當今棗陽的東北鄉、東鄉及東南鄉一帶。」（註1）後來我發現《後漢書》卷十五，王常傳謂：王常「引軍與荊州牧戰於上唐，大破之，遂北至宜秋。」註六云：「上唐，鄉名，故城在今隨州棗陽縣東北也。」（註2）證明吾說不謬。

二、棗陽不是棘陽

年幼時，聽鄉人說，棗陽從前叫棘陽，說「火燒棘陽城，棘陽一掃平」，改稱棗陽，將棘陽的棘念成「及jǐ」，這是錯誤的，漢代南陽棘陽的棘，不是音「及jǐ」，而是音「力lì」（註3），棘陽位在今河南省南陽市南，棘陽非棗陽也。



李吉甫撰《元和郡縣圖志》謂隋仁壽元年（公元 601 年），為避太子楊廣諱，改廣昌縣為棗陽縣，因棗陽村為名也。（註 4）。

三、光武帝開玩笑

光武帝與樊曄開玩笑，《後漢書》樊曄傳謂：「樊曄字仲華，南陽新野人也。與光武少遊舊。建武（公元 25-56 年）初，徵為侍御史，遷河東都尉，引見雲臺。初，光武微時，嘗以事拘於新野，曄為市吏，餽餌一笥，帝德之不忘，仍賜曄禦食，及乘輿服物。因戲之曰：『一笥餌得都尉，何如？』曄頓首辭謝。」（註 5）這是光武帝開玩笑的一面。

四、棗陽的會館

除了縣城有江西會館、陝西會館及黃岡會館外，鄉鎮也有會館，至少遼堂街、吳家店和錢崗有會館。有人對我說，遼堂街有土城，城內有山陝會館。吳家店有山陝會館，位在吳店在東門外，建築宏偉，是山西、陝西商人的聚會所（註 6）。可能其他鄉鎮也有會館，值得進一步調查。

錢崗有陝山會館，清初，陝西、山西兩省富商雲集此地，建陝山會館，遺址在新市鎮西錢崗小學院內，原來會館座北朝南，有前後殿及東西偏房，現僅存後殿及西偏房，後殿為三間五架抬梁式磚木結構，每間由四根圓柱分隔，柱下有鼓形石基。前壁磚牆，有檐廊，廊枋上繪動物花草圖案。清乾隆年間重修。2008 年被公布為湖北重點文物保護單位（註 7）。

遼堂街和吳家店稱山陝會館，錢崗稱陝山會館，可能前者山西人多於陝山人，後者陝西人多於山西人。

五、棗陽的傳統手工業

在 1940 年代以前，棗陽經濟落後，沒有現代工業，只有傳統的作坊，據 1923 年出版的《棗陽縣志》載：「棗人性樸耐勞，多役苦工，木工石工，率笨拙，金工多自外來，手工以紡織為夥。清潭人能撚絲為綢。李克恭遊學日本，歸購機緯織布，銷售滯，事隨寢。」（註 8）又據 1990 年出

38 版的《棗陽志》載：「1931年後，又陸續興辦一些釀造、縫紉、製煙等手工作坊。1936年，全縣有各類作坊680個，從業人員2,400人，總產值360萬元，行業門類20餘個，尤其是織布、印刷和新興的釀酒業發展較快。楊墻、太平所辦酒廠，常年雇20餘人。王協昌織布廠，有布機10餘部，雇工20多人。」（註9）再根據《棗陽縣地名志》的記載，以油坊為名的地名有40個，像是黃家油坊、油坊灣等，棗陽盛產芝麻和棉花，所以棗陽的油坊生產香油和棉油；以粉坊為名的地名有12個，像是彭家粉坊、粉坊灣等，棗陽出產黃豆、綠豆等，所以棗陽的粉坊生產粉條和粉皮等；以糖坊為名的地名有10個，像是糖坊、糖坊灣等，棗陽出產甘蔗和小麥，所以棗陽的糖坊生產蔗糖和麥芽糖；以槽坊為名的地名有3個，即王家槽坊、上槽坊及下槽坊；還有一個地名是以染坊為名的，即馬家染坊（註10）。

除了油坊、粉坊、糖坊、槽坊及染坊，那時的棗陽還有鐵匠舖、紙紮店、豆腐舖、裁縫舖、石印館等，至於紡線和織布，更是普遍，農村幾乎家家戶戶都有婦女彈花和紡線，縣城和各鄉鎮上，也有家庭婦女彈花和紡線。上述王協昌織布廠，可能就是位在小東門內書院街南側的織布廠，作者年幼時見過，好像沒有10部那麼多織布機。



註釋：

註 1：見拙作《湖北棗陽鄉土志》（臺北：中國文化大學華岡出版部，2006 年出版），頁 178。

註 2：見范曄撰，李賢等注，《後漢書》（香港：中華書局，1971 年出版），點校本，第三冊，頁 578

註 3：見前引《後漢書》，點校本，第八冊，頁 2212。

註 4：見李吉甫撰《元和郡縣圖志》，唐元和八年（公元 813 年）成書；萬有文庫本（上海：商務印書館，1936 年出版），第三冊，頁 594。

註 5：見前引《後漢書》，點校本，第九冊，頁 2491。

註 6：見李發強，「泛談棗南吳店鄉土文化的蛻變」，《棗陽文獻》，第 25 期，頁 84。

註 7：見棗陽黨史地方誌網，2013 年 6 月 1 日發布消息。

註 8：見梁汝澤等修，王榮先等纂，《棗陽縣志》（1923 年鉛印本；台北：台灣學生書局，1969 年影印本），卷十四，食貨志，頁 307。

註 9：見棗陽市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纂，《棗陽志》（北京：中國城市經濟社會出版社，1990 年出版），頁 171。

註 10：見棗陽縣地名領導小組辦公室編，《棗陽縣地名志》，1981 年出版）。

編輯小語：姜道章鄉長這兩篇新作，讓我們棗陽鄉親讀來親切而深具意義。二十年代的長者，勾起回憶與緬懷；三、四十年出生者，激起對以前棗陽的認識與了解；五、六、七十年代的棗陽後生代，應該對自己的祖籍地有新的認知，並希望不管何年代的人都應該回去棗陽看看。感謝作者，也希望以後常見他的文章。